格桑花的梦境

王川

我以为遇到了最绚烂的梦境，直到今天还没有从中醒来。

大片的格桑花突然铺展在眼前，那夺目的美艳令人窒息。这是世间最美丽的花，一朵，抑或一片。她生长在尘世里，却有着天堂里的颜色。风微微掠过，她摇摆且颤动；阳光洒落，她静止且透明。这是风景中的风景，你根本无法描述，那彻底的单纯，跃出了审美的逻辑，让所有的形容变得苍白失力。她存在于语言的范畴之外，抵达了感应美的那根最深处的神经。你甚至也无法走近她，她包围着你，似乎又在远处，像幻觉一样缥缈而神秘，隐藏在每一个你牵挂的意念中——好像，她与你的生命曾经建立过的隐秘联系突然被唤醒，而此前，你却边走边遗忘。

没有任何准备，她的绚烂就在一个阳光刺目的正午猝然降临。如此洁净，如此柔媚，如此薄如蝉翼的花瓣，编织成一个个粉、白、黄、红、紫，以及各色交织的夺目瞬间，在眼前，在身边，在遥远，一并，或逐次呈现——的确，在这样的花海里，你永远会觉得自己只拥有了一瞬，纵然你从中徜徉、徘徊了她盛开的整个时节。

格桑花是栖落在大地上的云霓，是冬天之外的五彩降雪，是游弋在时光之上的丝绸。所有的娇艳组合成美的蓬勃与滂沱；所有轻盈的绽放都包含着无上欢愉的光晕。起伏、跳荡、飘散、聚拢。花海的光线，延伸到无远弗届，甚至延伸到你对人生开始幻想的最初一刻。

格桑梅朵。我轻轻唤着她的名字，像呼唤着一个心爱的女孩。格桑，究竟是什么样的启示，让人们用如此深情的发音命名一种花，一如她本身的美丽？我想，最初的命名者，一定在她的美艳前愣住了，不知不觉间就从心底发出了这个带着爱意与感叹的音节，双唇微张，屏息着霎时的惊讶。梅朵，则用同样深情的发音命名了所有的花，好像要让所有的美丽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些盛开在高原上的——花。格桑梅朵，不仅指一种花，而是一个美丽的家族，她们是：紫菀、翠菊、秋英、金露梅、高山杜鹃、雪莲，甚至狼毒花。格桑梅朵，没有植物学上的认定，却有另一种更本质的认定：她们绝不单单只拥有美丽，更拥有生命的顽强。

在青海高原的黄河岸边，我第一次见到如此辽阔的格桑梅朵。沿着木栈道，穿越花海，仿佛一次焕然一新的“遇见”。已经不是惊讶，也不是感叹，而是投入与融化。她们有一种令人遗忘的能力，背后的尘世渐行渐远；她们甚至具

备疗愈的能力，顿然修复了曾有的创伤。她们令我深深沉浸，不止一次屏住呼吸，躬身靠近，仿佛依依不舍地——凝视那灿然明媚的表情。她们开放在上帝的花园里，开放在宇宙的村落里，开放在诗歌最动情的描绘里。她们分明也会把人带向远方的远方，朝向雪山之巅，朝向星空银河。我恍然觉得，格桑花有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丰饶，尽管只是嫣然唯美的绽放，却让一片辽阔寂寞之地具备了蕴深而透彻的表达。没有格桑梅朵，我们如何找到想象青海的方法？没有格桑梅朵，我们如何拥有高原的梦境？祁连山，原来是格桑梅朵簇拥着的祁连山；青海湖，原来是格桑梅朵装扮着的青海湖；还有黄河，还有无数的村落……当然，还有质朴、真率、勤劳的人们——格桑梅朵开放在他们的心里，开放在姑娘们翩翩起舞的藏裙和明眸善睐的眼波里，以及她们年轻健康的面庞上。

我已经忘了置身青海，只记得此生拥有了一个无比珍贵的时刻——阳光下，与蓝天一样，我漂浮在一片格桑梅朵起伏荡漾的大海上。

从前有个锢炉子匠

辛慧明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段时光老去，便会有一茬人凋零，有一些事儿留下。

近戈庄那段时光里的那茬人中，出了个陈姓锢炉子匠。平常，没人指他的名道他的姓，说到他就叫“二吵吵子”。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大名，只知道按邻里辈序应该叫他二爷爷。乡亲们懂得，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村子里，一说锢炉子，一说二吵吵子，就是说的他。

这个人很是魔性。言语屑细少有重调，似乎整天嚷嚷唧唧，自说自话。两眼不大，眼珠圆且黑如点漆，目光硬而倔，望去时见炯炯。给人总的感觉，好象他的世界里没有风雨，也没有雪月，人间与之无关，却又息息相通。广宇浩茫，惟其独往，惟其独来，谁都不是朋友，又谁都相熟相识。除了干活的工夫，没见他停住脚说过话，总是边走边搭腔，走远了就扭过头来，仍旧边走着边接续上话巴子。

二吵吵子二爷爷干了一辈子锢炉子匠，谁也说不清楚他究竟锔过多少瓷器、陶器。他坐着马扎干活，腿上蒙一块包了浆的帆布，照着一只瓷碗或一个陶盆拼、合、钻、钉、锔、抹，手下琐细，心中严谨。锢锔之后，瓷碗或陶盆上一个个锔子间排有序，一条条抹腻纹路若有还无，灿灿然煦煦然散发出些许艺术的光芒和气息。这时的瓷碗或陶盆已然滴水不漏。一帮熊孩子就齐声冲他嗷嗷叫喊：

“锔盆子锔碗锔大缸，锔的那尿罐子不漏汤！”

他听到后不愠不恼，口衔旱烟袋嗞嗞吮吸两口，又拿起锔好的瓷碗或陶盆端详来端详去。当他又嗞嗞抽上两口烟，一半因呛一半佯装地连续咳嗽起来时，便是对自己、对它们满意了。

熊孩子们嚷嚷几曲村野俚谣，确是没什么可令他恼火的。虽说俚谣里有股邪味，道出的却是精湛的手艺和精到的功夫。左近方圆，谁家没有几件他锔的锅碗瓢盆？我家里起码一个盛粮食大瓮一个腌咸菜大缸是他锔过的，某涛家那个装虾酱用的四分罐，某红家那个和面用的缸盆子，某波家那个夏天盛凉汤的黑陶罐……这些物件上的每个锔子，都是他一锤一锤敲钉上去的。居家过日子，难免失手弄破弄裂一件两件的家什儿，在那个物资紧缺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哪家舍得扔掉，一般会说：“问问二吵吵子哪会儿有空，叫他来给拾掇拾掇。”

等他有空过来拾掇好了，一看没用多少材料，就不要钱。人家觉得欠情欠义，会攒些鸡蛋送到他家里。有时他也收钱，数数多少锔子，收个一毛两毛。鲁迅先生的小说人物七斤，曾描述过此般情景：“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二吵吵子二爷爷对乡里乡亲极其豁达，不较锱铢。别看收了一毛两毛，替人家省出来的又不止一块两块。日子紧巴嘛，一块两块就是大钱。当时一毛钱一个工日，一年到头能挣多少？扣除应季分配的柴粮，年终一决算，没有几户分到钱的。

那段时光还是大集体，那茬子人还叫公社社员。按说，每个社员都得参加集体劳动，但二吵吵子二爷爷却是个例外。他天天日出即出，日暮即归，背着一个木头箱子进城下乡走街串巷，“锔盆子锔碗锔大缸”。别村里铁匠木匠窑匠多，都安排到副业队耍手艺儿，不用下地。对于唯一的锢炉子匠，就放手让他走出去，为更广大的人民服务。二吵吵子二爷爷为人民服务归来后，常常让老少爷们垂涎不已。因为他会捎带着诱人的吃食：一块喷香喷香的烧肉，几只喷香喷香的包子。孩子们也常常咽着口水，看他儿子大憨吃好东西——“片技即足自立天下”。

自古以来，手艺人的手头总是活泛。“一招鲜，吃遍天”，何况他手里还有金刚钻，搅的是那瓷器活呢！

二吵吵子二爷爷从中街走来走去的样子，极像古老的田间地头散乱开着的点点小花：浅紫的，淡黄的，或者幽幽的蓝。他是小个子，走路小碎步，像踩着鼓点节奏频频，踢踢来矣踏踏去也，腿却抬不高，脚底贴着地面挪动，远远望去又有些施施然如游移而行。背着箱子的右肩斜扛高企，左肩因而略显耷拉。右手攥着背带，左臂稍微向外参沙着，随脚步急切而短促地甩前甩后。他习惯扔头平视，脸黑。那种黑，明显沉淀着岁月里芜杂又扑扑的风尘。脸上的纹路一旋一旋曲折迂回，是笑久了形成的，像湾塘水波的荡漾，一派悠游，无凶无险，无忧无愁。

而以我残存的点滴记忆判断，他那时似乎应该是有些忧愁，或者说应当忧愁。

他家的院落很大，房舍也宽敞，人丁却不旺。一家三口，他和老伴，加上儿子大憨。大憨是领养的，我们这边叫“拾羔子”。拾羔子倒也无所谓，但他又少见灵气，肩背鼓鼓着，分明是驼；迷缝眼肉肉的，厚道寡言，只是嗯呢兮兮地笑。彦表哥告诉我，大憨有病，长“鸡爪子风”。至于什么是“鸡爪子风”，我不清楚，但我见过大憨的手，指头翻着几层皮，烂糅糅的，又瘆人又吓人，不想也不敢看第二眼。大憨刚刚长大就死了，二十多岁吧。二吵吵子二爷爷的老伴是个宽身量，胖，壮，能整个儿装下他。老太太睦邻敦友，性情和善，人缘是极好的。大约先是二吵吵子二爷爷死去，大憨又死了，老太太最后一个走的，都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么好的一户人家，说没就没了，永远留在了老时光，留在老人们偶尔闪过的记忆里。那几座没人祭扫的坟茔在哪里呀，想必已成荒塚了吧，抑或早为流年抚平？

我喜欢二吵吵子二爷爷那把金刚钻。父亲把他请到家里锔大瓮时，我摸过它。当时，他停下来喝茶抽烟，和父亲拉着杂七杂八的话题。木质钻杆色泽沉郁凝滞，略具份量又精巧可人，能更换不同规格的钻头。握在手中，把玩不已。就是它的主人，还破裂以完整，将生计锔于纹理。从他深深浅浅的钻磨和轻轻巧巧的锤打里，善良的人们一定能真切感知，每一种破裂，都是生活绽开的苦难的口子。

知史更觉信心足

张明国

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西方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强迫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侵略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清王朝的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改变。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推翻再复辟，复辟再推翻，中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毫无方向，在痛苦中奔跑、煎熬。此时，迫切需要一种制度、一种主义、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作为灯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的普遍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因为真理是不受国度、地域、文化、经济、制度等条件限制的。艾思奇曾做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行，不是偶然的，是有文化相通性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教条主义给党带来了巨大牺牲和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民为本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尚书》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可以看出中国的古代文明之天下观、民本观，由此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中国落地生根具有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生态。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目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欣欣向荣、开创未来的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潮头，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奉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带领全体共产党员，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放光芒。

（作者系聊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调研员）